

八

卦

餘

生

八卦餘生卷之八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止下動為頤之象得其養則為大人故貞吉觀頤則  
思養則觀頤以求其養之事口實實口也有口則必有  
食入于口者不苟則立于身者不虧此士人之大節也  
苟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善矣君子慎其所以養之  
者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

君子有養人之責。養之善則物得其所養之不善則物不得其所。故觀于頤而因觀君子之所以養人者。君子有自養之道。得所養則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浩然于天地之間。失所養則呼蹴墻間。嗟來無所不至。而生乎掃地矣。故君子觀其所以自養者。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取象在頤。推而言之。則養之道無窮也。時者。所以為養也。如春生秋成。天地之所以養萬物也。失其時。則物不

得遂其生不違農時。聖人之所以養萬物也。奪其時則民不得賴其用。頤之時不亦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盡乎養之事矣。朱子曰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靈龜所以為寶也。自有而自棄之乃觀人之朵頤所謂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不但侮辱由人亦且爭奪叢禍。得不寸鬱。害將尋丈。甚至或為子公之染指。凶不盡言也。世之人所以甘心為齊人而不自愛惜者皆飲食

累之也。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朱子以靈龜為不食之物，言在我自足，可以不待食于外者。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况津津于飲食之間乎。九陽也。一動不臧，萬有俱喪，可不慎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士本自貴，若自卑而求人，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養正則吉。君子之經也。不守其貞而顛頤，則拂經矣。丘以喻高。

謂仰高以自潤。瓜田李下。君子嫌之。况不義之地。不潔之食。而可往乎。不盡喪其生平不止。故征凶也。諸家皆以顛願為二。顛而不求于初。丘願而為上九。殊未安。夫六爻以次序言之耳。豈真有上下之可分乎。且二何人。初又何人。二乃云下求乎。若必以初為有人於此。則初方觀人。願之不暇。而有飲食以養人乎。且初九陽也。士窮而在下者也。士儘有愛其靈龜者。亦非六二所得而據其上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象不分頤頤丘頤為二事。但言六二征凶。故知是士頤  
倒妄求。自失其類也。類士類也。今士之自失者。皆謂之  
不類。蓋本此也。

###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易之又每至三而變反其本卦。如頤之六三。亦其一也。  
夫拂頤者。何也。頤者。養也。拂其養之常也。君子以得其  
養之為貴。非以廢養為高也。蓋養之于人大矣。孟子曰。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言養  
之重也。聖人取象于頤。推極于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

養賢以及萬民。得養則生，失養則死。何曾教人不養。但病彼不自愛，如初之朶頤。二之顛頤，為可恨耳。乃有一種矯戾不情之士，以不受養為高，棄絕人世，故為孤介。以自標異。如陳仲子鮑焦輩，是所謂拂頤也。彼之所守，未嘗不自以為正，正而無補于世，無益于節，徒自賊其身。安所取之。此等之人，不為人所利用，世亦無所用之。究竟不能充其操而成蜉蝣。彼亦何所利焉。故云十年勿用，无攸利。十數之終，十年勿用，終不用矣。三處終之極，而秉陰性，蓋士之不近人情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者彼所為之道大悖于聖人故十年勿用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顛頤與六二同不容有異辭若以位論之則四為近君似是憑權勢以吞噬下民者故云顛頤虎視眈眈甚于觀我朵頤幾欲攫而奪之矣其欲逐逐無厭之求也又不止于拂經而已然曰吉曰无咎殆不可曉而解者必曲為之說曰在上而施于下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

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以文義觀之。終不敢信以為然。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以上養下。聖人方贊頤時之。大。何嘗以為顛耶。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爻詞既不可曉，姑闕之可也。朱子亦以此爻為難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註謂六五居尊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如此。甚不然。君不能養人，上九何人乃能養君耶？且上而賢也，其所以養人者，有一非君者乎？奈何居以為已有而

反使君就己耶。甚不經之論也。即云君賴其養。則君能用賢而自養。亦是理之常然。安得為拂經。程傳又謂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使君能如程傳所言。大賢之君。不過如此。既能澤及于天下。又何以不可涉大川。一文之中。自相矛盾。何可通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聖人言順以從上。豈是君所以施于臣者。故傳不敢信也。竊詳此文。言養也。非君也。經者。失其常養之正也。

如公養正也。乃有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戶。至周而免死者。則非經也。然居不失其正。則雖受之可矣。故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富貴之場。不可輕染。況吾道未通。不可有濟也。蓋五雖艮體而未全。陽德正性未堅。故不可輕自嘗試。所云順以從上者。居貞順也。權時審宜。如受周不辭。從上也。蓋六爻各占一事。如士之窮而從權以濟。亦事理之所有。故以六五當之。六陰也。象士之位。五陽也。象士之德。諸卦五爻。儘有不取君位言者。無可疑也。且諸家既以上三爻為養人。乃却云君受

賢之養亦自違碍升六五升階說者既謂指臣則頤六五之拂經何不可指士耶。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為卦取上下兩陽初陽既以輕動而失已上陽則以能止而得正得正則得頤頤所以為養頤在則養在故萬物之養莫不由頤出聖人論養之本在頤故曰由頤也所以成養之義也物既不齊千頭萬緒難以調劑一處不到即有一處不得其養者是故雖觀于頤以滿其養之量亦必厲以慎養之事而乃吉也利涉大川全

其良之體。乃以裕其動往之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得其養之職。下得養之樂。故曰大有慶也。

頤之卦。雖未透徹。然自養養人之義。大略具是矣。若逐爻論之。則某爻何以如此。尚未得其說。以序次排之。初爻頤。但有垂涎之意。而未決裂。二似決裂。而甘心負塗。矣。三則矯之而為過情之事。四似以有祿之家。而為豁。空無厭之求者。五則士之窮而正者。六則養之道備矣。今必分某上某下。某君某臣。不免牽強。况乎養得其理。

凡為君為臣。遇之各自取義。亦未嘗不具也。



異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凡五陽一陰之卦。未聞有以陽過為病。今四陽二陰。乃以為大過者。何也。陰陽相濟。欲得位得中。初者卦之內主。而陰居之上者。卦之外見。而陰先之。陰弱而不足以勝任。陽亢而不居其所。皆陽之失。故曰大過。陰處非其擬。本末失措。故有棟橈之象。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陽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本末二陰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奪陰位。而並集用事。故云剛過。二五得位而中。故云剛過而中。巽以出之。說以行之。雖剛不亢。故利有攸往。剛忌過。剛過則折。輔之以巽說。乃可以得亨。故云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不可過也。而時或為之。苟非有大過之事。則無以濟。



天下之大務。故世有大過之時。聖人因有大過之事。故云大過之時大矣哉。此見非聖人不能大過。而聖人之于天下。真以有以補天地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非小補之而已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木為澤所滅則難乎其為木矣。人為時所困則難乎其為人矣。凡人之性有與立則動。無與立則撓。眾皆風靡而獨立有不易把持者。蓋守正而自信。則有是非較譽之咎。守正而忤人。則有利害禍福之虞。故貴于不懼人。

之所以不能堅持者。非盡亂于得喪。或亦功名事業之心累之也。能遊世無悶。則無不可自立矣。

###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者陽也。初不過也。但以謹慎承大過之陽。而藉用白茅。則亦可以无咎。此見人苟能以敬慎持身。雖遇剛暴之人。亦可以免禍。

###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安其為下。而敬以將之。用柔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則老故有枯楊之象而生梯則楊猶可用倘能得其女妻則猶可以成生育之功无不利矣諸說皆以初為妻似亦不然梯根也女妻女之未為婦者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少女為過時故云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巽體木象而處大過之時則為重剛太重有傾壓之象故云棟橈體弱任重故不能勝其任橈則凶矣此以剛復債天下事者本卦以本末弱棟橈九三以弱質行

剛亦撓然不勝其任者不獨陰柔陽強遂有異致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凡人可輔則何凶之有惟才既闇劣又不自量而好勝不能虛受雖有忠知不能相輔以有為是以卒致于敗非不幸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亦剛之過者然以兌為體而又處陰非一味純剛四近君之位大臣之象國家之事非老成不任而四以剛乘之為能勝其任故云棟隆吉也有它謂志不純為大

臣者務須精白一心。不當有營私之念。不然位尊權重。人所側目。而參以自用之意。宵人藉口。將有專擅之議。故有他吝也。大過之時。患在剛有餘。故戒以有它則吝。諸說乃謂下應初六。恐其過柔。為有它未然。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下謂羣小也。試觀從來秉軸之臣。不克善其終者。皆為下所撓而亂其所為也。非剛之不足。而以強陽自用。而宵人乘之。所謂不可與有輔是也。非初六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陽過之甚而自用不已故譬之枯楊生華津竭而不自知也。如過時之老婦而得其士夫將何所為乎。以其欲有為也。非有不正故无咎。以其終不能有為也。正亦可厭故无咎。老婦喻詞也。古之人多以婦女為喻。諸說溺于陽不可為陰。遂以老婦為上六。士夫為九五。夫時方大過。五安得為少男。甚不通之論也。此爻似專為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言也。士夫士之未為夫者。

六十四卦之爻詞人人可用。五固君位。然卦之所值不必定指為君。且枯楊生華亦非君人之詞。若必以君為

言則從古未聞有以君為過而謂之枯楊者所以然者過之一字不可加于君也。即如同人之九五程傳不取人君之義又如恒之六五婦人吉夫子凶明不指君言諸卦之五不指君言者甚多何獨疑于大過乎。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玩象詞何曾以老婦為上六老婦呈身于少男之前真是可醜或以先進之士雜踏于後進之中與之周旋從事或後進據上位而先進處下僚至仰其顏色不亦可恥之甚乎。





天下事非陽不濟。大過之陽非盡不可用。在自度量。謂何耳。可以用則用。為生梯。為棟隆。老成人不可廢也。可  
以止則止。為生華。為老婦。外有與議。內有面目。亦不可  
不顧也。若過涉滅頂。時之遭也。獨立不懼。君子固有以  
貞之。惟九三剛愎用。固無取焉。



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狎習也。凡人之情。猝遇險而驚。少嘗之而定。  
久處之而狎矣。是以險貴習也。胆習之而過才習之而

老有孚。內有主而自信也。身雖在險。而心以有主不困。故維心亨。居常言亨。亨何足異。以有主之心。行危險之地。乃吾道流行。吾行得力之日。境自險。道自行。道不因。亨何如也。凡人之行。畏則不敢盡其所當為。心亨則心有主而不亂。事有條理。節義可觀。是可尚也。庶幾顛沛必于是之君子乎。

象曰習坎重險也

倅險易過。惟時時歷險。而後知世路之艱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重險故流而不盈言險之甚也。流不避險行險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不失其信也。玩經文似又以水行險程傳。雖以陽剛中實居險中。行險而不失其信。然陽亦畢竟是水。豈得以坎中一陽與水分為二耶。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剛則不撓。主于心中。故險不能屈而心亨也。往有功者。為其事必有其功。惟不敢行。則無功耳。或曰。功固有之。然往可必乎。曰。其愚不可及。終以愚濟。固是往有功。即不濟。然素患難行乎患難。盡其在。我是亦功也。事之成。

者。以事為功。事之不成者。以節為功。事功節功。皆功也。皆以能往得之。故行有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之險。自然之險也。王公之險。人設之險也。聖人因險以為用。而萬世利賴之。險之用亦大矣。曰時用者。聖人守國固不貴險。而險有時用之。以守其國。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險之時用為甚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險矣。水洊至則為習坎。然在重險之中，流而不盈，是為真行。行險而不失其信，是為真信。于險中得其常體者，水也。于險中得其常道者，君子也。故以常德行，能不變于險，乃常也。習，教事，能不廢于險，乃習也。蓋以道歷世故而又以世練身也。程傳本義俱取洊字義，謂當習熟，或非聖人論險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處重坎，不求出坎而反入于坎，無可奈何，以身聽之。之詞就中遂有變而徇之之意。夫守道雖未必能出坎。

而道在入于坎則徒失其道而坎亦未必能免故凶此  
大類世之婢妾賤士計無復之之態但此等入不足言  
殆為世之強陽自詡而臨難倉皇束手者乎夫險者人  
之不幸也聖賢君子所不能免但處險亦必有道乃內  
無所持而甘心自溺安得不凶初最下乃人之至早污  
者。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不必不凶惟失道之凶乃必取之凶不足言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即險也。而曰坎即險者。坎者其所處也。險則有禍福。不可知之事焉。故曰坎有險也。九二處重險之中。而能以陽行乎其中。雖險必有濟。得者道之用也。小得者未脫于險也。是所謂往有功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處重險之中。前後皆險。坎方來而未已。故云來之坎。坎六三陰柔無氣骨之人。故處重險之中。而險且枕。入

于坎中枕安也。險且枕安于險而無撥亂之意。亦終入于坎窞而已。勿用者。此等小人不可用也。蓋國家之用方來。而若革身處事中。全無切膚之警。殘民剝軍。惟利是嗜。曠日廢時。惟便是圖。甘心胥溺。卒至悞國。安可用也。此與初大略相似。但初是无位无能之人。過險則挫。三處陽位。職守在身。而可以有為者。但無意于為。所謂燕雀處堂。終于自及者。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安于險而不為。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天下事惟質實者辨之。虛器之人徒禦人以口給。未有能濟者也。雖處深險之時。但一味質實行之。如樽酒簋二至薄矣。用缶至陋矣。而真志存焉。雖有凶暴之人。可以情諒也。約要結也。納約于人。自牖而通之。程子以為因其明而喻之。理之可通者。凡人因其所明而喻之。則易為力。如此則可以終无咎。雖未必得吉。而不至于益禍也。此文朱子以樽酒簋為句。或謂用缶為句。周禮亦有據。但此文義取朴質。無取于缶。故不從之。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剛柔接際之道宜如此委曲質實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五方在坎中故不盈坎流而不盈也。流足則盈盈則平不盈水未足也。既平水流足也。目下雖不盈然能常流而不漸則無不平之理。平則出險无咎矣。是以貴于心亨也。在九力持之而已。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之所存者未宏故外之所濟者有限。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繫棘三歲不得凶

寘音墨  
寘音寘

險何必不過。惟道為可恃。二以道小得。五以道既平。皆有陽氣之人也。惟四以近五用柔。五以陽剛。四不妨濟之以柔。上則位尊責重。專以陰柔自處。柔道苟容。全無濟險之意。亦安取若人而用之。故于出險之日。計其功罪。核其情狀。惡之安得不甚。取禍安得不重。徽纆係之。叢棘寘之。無復矜憫。非甚也。自取之也。三歲不得者。天道三年一小變。三歲則亦終不得矣。不言十年者。十年為積惡者言之也。上以陰柔誤國損節。罪惡已重。無復

可積也。凶之為言，殆近于死乎。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惟其失道，以至于此。

甚矣險之練人也。歷試諸艱，險之屬也。苦其心志，險之事也。險阻艱難，備嘗險之習也。但其所遇有不同。下三爻似皆遇險者，而以陽剛自貞為用。初與三皆以失道自凶。四五似皆治險者，故有樽酒之設，有納約之事。坎不盈，祇既平。又似治險之責，有未盡者。但以有主之心，持之以守靜之道，久之終可得平。惟上之險，似自致之。

與遭險者不同。大甲曰：自作孽不可活。上之謂也。總之  
過險治險不同，而皆以道為主。



離下  
離上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一陰麗于二陽，是謂之離。若乃明自是陽之光，  
但陰處中而陽不燥，陽自能明，非以虛中。中虛只是卦  
之形，非取義于中虛也。以火言之，火得木乃明明為光。  
木為質，何嘗中虛。今人溺于火，必有附麗而後明之說。  
而不究其所以然，則似以陽麗陰而明不反言之乎。利

貞自入言之也。火之明不用之于正則焚人之明不用之于正則蕩明以正用乃合乎道故亨離為牛畜牝牛取其順也。外文明內柔順吉之道也。

象曰離嚴也。日月嚴乎天。百穀草木嚴乎土。重明以嚴乎正。乃化成天下。

天下未有無所嚴而能成者。故日月必嚴乎天以成明。百穀草木必嚴乎土以成性。重明必嚴乎正。然後聰明睿智可以有臨而化天下成文明之治也。曰嚴乎正。未嘗言嚴乎陰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不能以自行必有所麗麗乎中正則柔得其道故亨所以貴于畜牝牛者所以養其順也曰柔麗乎中正麗屬陰益昭昭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明明相繼循環于無窮大人大君也臨四方者也聰明照天下不可一日無明主也夫智愚存乎人明可以強繼乎苟能此道雖愚必明則明可繼也是以君子慎所以養儲者明兩作一句離一句重離明兩作也

離則自離。不待兩作而後成。離明兩作之離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文明之象。士之文明。先自動容。處觀之履錯然。文也。士之事也。但有本之文。誠中之形也。無本之文。沐猴之冠也。本者何。敬是也。文以敬行。是謂德容。士之不尚浮華者。何咎。記曰。禮樂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是也。初以剛居下。而體屬火。有進而欲動之象。士之無位。而以文著者。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敬以救文之敝故以辟咎也。

### 六二黃離元吉

二坤之正也。黃坤之色也。黃離文明之中正者也。故元吉。二離之主也。自坤來居乾之中而為離。以陽為用以陰為質。陽照故陰能明。陰潤故陽不燥。六二黃離。日月之貞明者也。天地之化育。大君之知臨皆在于此。大吉而無以加焉者也。苟為不然。必有作聰明以自用。以術御天下者。何吉之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離離之中道也。未有不得中道而能吉者。

### 九三曰晁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晁在人則已耄矣。不鼓缶而歌則前途既窮。將并其歌而失之。則為大耋之嗟。悔無及矣。夫鐘鳴漏盡而役役不休。徒自敝耳。魏風之詩曰。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可不惕乎。其曰凶者何也。君子之凶。莫大于不自得。以虛其生。而禍福次之。夫明非取于韜晦也。而日晁之離。其光不長。既不能為世之光。則亦當自愛其末路。故有明必有晦。易每至三爻而變。其道蓋

如此。三。明。之。盡。也。

瓦缶器也。夫鐘鼓遠矣。然鼓缶而歌。亦足以自適。君子之樂。亦隨時也。豈必求不可幾。而後為快哉。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晝無不夜。生無不死。日已昃矣。雖欲照之。為時幾何。不但金玉宮室。無一可恃。即富貴功名。亦轉瞬成幻。然則不樂將何求乎。夫衛武公年九十。猶交警于國中。聖人豈教人以歌樂自安乎。蓋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聖人未嘗不本人情。以為道也。夫安于樂而無求。即缶足鼓歌足。

樂矣。不為營營。戒之在得。正武公之警也。

### 九四突如其來。焚如。死如。棄如。

傳既以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為承繼之義。却又言以陽居離體。而處四為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乘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此。殊令人不解。夫四以陽為體。故成離。今又病其非善繼。則必體柔而後可。柔則成艮。可以言離乎。然則何也。此爻論象。非論繼也。四處重離之初。以位論之。四有陰道焉。今以陽用陰。而又處重離。故為剛之過盛。全無柔順之意。故炎赫之

勢突如其來如不戢自焚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焚如言其焰之兇也死如言其將及也棄如言天人之所共惡無所容也此見能剛而不能柔強陽之極取禍必烈聖人之言避而不迫其最狠而痛言之者無如此爻及天命不祐之象辭皆實理實事切戒之也以理論之四之禍必至于此亦明白易見者故陽一也善用之可以為文明而不善用之則凶所以貴于畜牝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剛暴之極自以為一世之豪亦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

問乎。

#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程傳以為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無助。獨附繫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以為時當然。遷就曲說。一至于此。夫臣而賢也。何所顧慮。臣而強也。豈出涕戚嗟所能免乎。且君而至于出涕戚嗟也。亦不成君矣。自古至今。未聞有以哭泣為憂勤者。余謂此文。方謂繼明者言之也。蓋重雖

之五。與他卦之五不同。代君不可以不威。有國不可以不懼。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情發于中。不知其然而然。嗣子之事也。其吉可知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矣。又何履言履非王公也。履王公者。非世子孰能當之。文義甚明。而諸家溺于五為君位。故其說支離。不成文理。請再証之。坤之六五。程子曾以女媧武后為言。夫婦人不可為君。甚明矣。而有時不能不為君。况世子出震。繼離而重離之。六五不足以當之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文明謂大君之事。上處離明之極。以照臨天下。天下之服從者不待言。其不率者則治之。君之事也。有嘉。嘉美也。王赫斯怒。天下安之也。首所征之罪首也。折首震其威也。獲匪其醜。醜類也。脅從罔治。不濫刑也。夫離文明之象也。而以武終之。文而不武。不可以為文也。故言文必及武。易之道。往往如此。

甚美。古人之不尚首功也。但殲渠足矣。獲匪其醜。不但脅從罔治。以廣天子之仁。若乃受專閫之寄。總王師以



臨罪人。乃取無知醜類。俘以為功。而獻之廟堂之上。不亦羞天子而辱六師乎。此後世用兵大弊。臣子苟以此矜功伐天下。亦苟以此飾耳目。宣捷受賀。論功行賞。吁。可歎也已。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之事。孰有大于禁暴止亂者乎。雖有曲為說者。亦不能以此爻為臣子之事。則六五之為世子繼照也。何疑。

離文明之象也。有有本之文。初之錯然。二之黃離是也。

有用晦之文。三之鼓缶是也。有无益之文。四之突如。是也。有敬止之文。五之涕嗟是也。有有用之文。上之出征是也。善用之。則文明賁于四方。不善用之。則文馬而已矣。

自泰否定治亂之局。剝復明循環之用。而天地間之大理盡矣。其餘同人大有諸卦。無人不有。無事不然。時時體會。事事體會。各有實用。不必不相承。相承所以相濟。不必定相承。不相承所以時出。若必相承而不可亂。則是泰之世。有不同之人。而未大有之時。可不用謙矣。有

是理乎。聖人序卦自有至理。然卦既六十有四。則亦不能不序。伊川溺于序卦。而必曲為之說。余是以不敢安也。

八卦餘生卷之九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珠耀景福  
家訓家謨珠洗重梓  
可行元燈桂芳



兌上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兌少女。艮少男。兩情相感。故謂之感。感則通。而亨矣。而云咸者。男女自有遇合。以無心感之而成。故云咸也。咸無心感有心也。是以利于貞。不貞則非自然之感矣。而于取女則吉也。艮以少男下少女。得男先于女。

之義婚姻之正也。

彖曰感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

止而說男雖感而不妄動女雖說而不妄隨男下女則  
兩情各正男女以正合則可以正家而亨男女之際聖  
人謹之故戒以貞以此取女吉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非有心也。陰陽之氣機自動。故紆徐不迫。陰陽調和。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亦非有心也。不言之德。意潛孚。故風草相入。物情調暢。而天下和平。天地聖人萬物感之者。受感者。皆相遇于兩無意之中。故觀其所以感之者。而知天地萬物之情。皆妙于自然。着一毫私意不得也。

象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所以為容。有容德乃大。故艮入而能受之。君子觀于山澤之象。于世當何所不可容。不容者不能虛也。故擴

其虛懷以受人。則納污含垢。不矜雅量。而芻蕘工替。無非規益。天地之大無窮。而吾之虛懷。能幾何耶。

### 初六感其拇

拇見于形矣。感者。孰感之初也。其拇者。試之以拇也。故曰。感其拇也。此有心之感也。初艮體不宜動。然有感焉。是妄動也。拇最處下。象艮之初也。

天下事莫不始于微而成于著。故君子慎微。拇迹之最隱。而人之所不及測者。故以為喻。雖然。聖人論感。雖云取象亦必有實理。拇以一足指。何能為感。蓋男女之感。

兩心未同。而以足指嘗之也。此語雖近于俚。而于相感之理甚切。所謂感其拇者。意者殆取諸此乎。感在若有意無意之間。尚未有所明動。故不言吉凶。

象曰感其拇志在外也

感雖無迹。而一足指之動。志已馳于外矣。

六二感其腓凶居吉

腓則動矣。吉凶生乎動。動以腓。動之不以正者。非禮而動。凶之徒也。若能居而不進。吉猶在也。註以腓為足肚。未甚明白。夫拇為足指。足指既動。而腓有不動者乎。腓



似當在足之上。股之下。蓋少進于拇。而動不自制者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動雖有凶道。然能制其欲而止之。則雖有一定之差。然未見之于行。猶順于理而不為害也。然則腓者。吉凶之間乎。不可不慎也。二所居雖正。而不能無情。故不覺而感其腓。當堅忍以持之。不可苟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艮之止。秉剛德以止。隱者也。二陰之動否。全視九三。咸其股。則所感愈深。正三所當執。若執其隨。則往吝。

隨者。拇與股皆隨。股者。執猶主也。三不自主。而以其所隨者為主。故云執其隨也。三以止為正。今隨二陰而動。是陽不為主。而惑于陰耶。若不居而往。必見羞吝。故往吝也。然二未甚動而言凶。三已動而言吝。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腓初欲動。吉凶皆從此分焉。有吝有凶。舉其重者而言之也。三之動。蓋試之以拇。又試之以腓。其股動。必其可以動。而後動者。故無有凶禍。但雖得所欲。亦可羞矣。故不言凶而言吝也。蓋情之所動未得。則欲得而不自制。及其既得。則欲消理見。而又自醜其所為。亦

常情之必至者。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二陰雖動未敢肆也股亦動則真動矣是二陰不虛三陽亦不處矣三以止為體乃失其止而志在隨人卑下之甚故云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兌之初受感之始受感正則正受不正之感則入于邪故須守貞乃吉而悔亡悔亡者悔即在所感之中貞而不受不正之感則悔即亡去一受而悔隨之矣不言

无悔者。无悔在事後。此則悔亡。乃在貞不貞之介。迫之甚也。若心不自持。而為憧憧往來。則百邪交萃。夫憧憧者。忡忡不定之貌。私心既動。朋儕亦從所思而合。將膠固糾紛。不可自拔矣。此文傳註皆指心。蓋以位次當心言之。未妥。此文專責九四受感。看其貞否耳。固是心作主。然却非自拇而腓。自腓而股。自股而心也。不然。拇腓股。非心何以動。豈待至此而始言心乎。况初之象已明。言志在外。志非心乎。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甚矣感之為害也。語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能守靜者，心未必動于邪。惟是有以感來者，則不覺動而不自持。一不自持而受其累，不可悔矣。故貞則吉，而悔可亡。以其未受感之害也。憧憧往來，則心之昏亂無復有正直強毅之氣，曖昧而不光，束縛而不大矣。

###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也。未肯以心受感也。心不明肆，失道未遠，故可以无悔。五說體而九以陽為用，體用之間未肯決裂。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胸雖非心。然亦為受感。以此為貞。不亦末乎。

### 上六感其輔頰舌

兌說也。于象為口。上兌之主。故其感為口頰舌。五受感而未肯披心。上受感而形于口。說未知其為由中之言耶。非由中之言耶。是未可知也。然動于感而應以口舌。則以說人為事。而失其正矣。但得失未分。故不言吉凶。象曰感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動于口舌之間。其為感亦末矣。

吾于是而有感于感人之難也。未嘗無實惠及人。然而

人不感者。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有實昧而不知感。有明負而不欲感。小人之常也。不但不感。而且或非意相加。必有之。吾亦不勝其不平。而區區于口舌之間。以相曉喻。夫感則何用言。不感雖言無益也。夫小人之不足以口舌相感也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非天地有時而不施也。雨暘偶失其宜。物惟見怨而忘其施。况人生叔季之世。處君民親友之間。是非恩怨之際。欲以區區之惠。調劑其間。使人皆感之。而无與我為參差者。安可得也。不亦小之乎。其為天地之間乎。蓋吾于感之上。

六而重有感于感應之際也。

  
巽上  
震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長男巽長女夫婦之道也。有室有家貴于長久。是以雷風為恒也。恒則亨矣。有常者道自通也。凡不恒者則情有阻塞。事有參差。恒則通泰。是以亨也。常能如此。咎何從生。譬之水然。水以流為通。然必不舍晝夜而後能達于大海。不然者。非半途而竭。為舟楫之病。則橫溢而潰。有漂沒之虞。皆咎也。道雖貴于恒。而以正為主。恒者。



所以保其貞。貞者。所以善其恒也。恒則作事有常。是以利有攸往。如信者。所以為行之本人。而無信。其何以行之。有恒則有行之本。此恒之所以利往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天地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須相輔以濟。乃可恒。剛上柔下。得其所也。雷風相與。巽而動。舉成卦言之也。卦惟雷風相與。為巽而動。為剛柔相應。巽以善動之用。則有剛之斷。而不失之暴。有巽之順。而不失之弱。剛以應柔。柔以應剛。交相資而互為成。是以可恒。若一偏勝。則不

可久矣。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之所以亨所以无咎所以利貞者以其久於其道而不遷乃能如此非艱而取之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以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恒者天地始終之理循環于無窮故為恒。若一有間歇則是終而不能復始。非恒矣。恒之所以利有攸往正謂其能始能終終而又始。恒德常貞于天地之間蓋舉恒

之德論之。此天地之悠久。至誠之无息。非一人一事之利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日月得天地不已之道而能久照。四時變化不已。萬物乃得以極其經歷孕育。以遂其性而能久成。聖人得天地至誠無息之道。以久于照臨而天下化成。天地之道非恒不運。萬物之道非恒不成。觀其所以為恒之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知矣。不

言化成天下而言天下化成明著動變之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下不知聖人亦不尸也故化成天下者人也天下化成則神乎微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方恒也立則人人可能而不易方則非有恒不能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君子之為恒也自貞其德而已非能強之人也浚恒者如淘浚之後求人之深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所以全交也。彼不能恒，與我守其初也。亦姑聽之而已。乃求之無已。夫其能恒也，何待我求之？其不能恒也，求之深，將益之羞惡而不可知之事出矣。浚之雖正，而人不愛也。凶之道也。此百敗而不一利者，故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聖人深言之，物情不可盡也。

九二悔亡

九陽也。二非其所處也。然在陰而不失其陽，則能求于其道矣。故悔亡也。悔為二言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能久于中。隨其所處。可以无悔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无常之人自然取羞。非不幸也。貞吝不可解。朱子曰。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不恒其德。只是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貞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则无羞吝。此語頗明。然則凡爻詞之不可曉者。皆當依此解之。可無曲說之病。已而思之。殆亦未盡。盖不恒之人亦嘗有正矣。但不能恒。致為正不終。並其所為正者。亦可羞吝耳。嘗

見改節之人。猶以前日之節自多。失德之士。猶以前日之德自負。或大閑既踰。猶以小德自矜。而不自知其醜。皆所謂貞吝者也。但九三以陽德處陽位。正得其常處。而言不恒。殆不可曉。意者下卦為風。三處風之極。風之作止不恒。三亦從風之象。而為无恒。不以常理論乎。程傳本義。皆謂志從上六為不恒。更不可解。象方以雷風相與。剛柔相應為恒。乃又以九三上六為非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凡不恒之人。極其變詐。播弄人于掌握之中。自以為素

傑自以為得意自以為人皆莫能出吾之機而莫吾若也。豈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哉。非人不容。彼之詐窮。自無所容也。人人傷心。人人鄙惡。人人畏避。殆至于水落石出之日。而始自知其無所置面目矣。

### 九四田无禽

四震之體而欲動者也。然處非其所勞而無功。辟如田者。无禽可獲也。田非无禽也。而有无禽之時。四未嘗不可處也。而有失位之時。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之久。所以為震也。雷風合而成恒。則九四何以為非其位。所謂喻也。程傳本義皆謂陽居陰為非其位。夫三不以陽居陽乎。何以亦不恒。是以不可解也。但聖人以為失位。則是失位。諸家之強解。不敢信以為然也。大約此等之人。皆偏執一見。而不可通于用。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執以為是。守而不化。自信為聖。為賢。而終于無所成就。雖恒而無益也。所謂不近人情之人。強陽自用。而不可與進于道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德亦恒亦貞。祇以其為陰也。但宜于婦人。而不宜于夫子。然則執陽者。宜求之陽。而順非所貴也。夫六五之宜為君也。亦既不一而足矣。而此又以為凶何也。蓋論君德。則以柔下濟。而六為吉。論恒德。則君子固執之事。而亦為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有婦人之恒。夫子有夫子之恒。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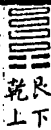
何以謂之振恒也。不恒而故，發憤而矯作之也。夫恒之為德也，本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勉強，人不能守其常心，而明白作為恒之象，以示人，明示人之可信者，正其中情之不可測者也。而人益畏之矣。本不恒而為恒，以濟其私，安得不凶。程傳以振為抖擻運動之意，如此，則是有意于恒者，即云不能久，如九三之承羞足矣。何以更凶乎？故不敢從。上居動之極，故有振恒之象。振恒，大似徙木立信。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欺人以為恒。恒之賊也。孟子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大无功之說也。

恒之道具矣。初則深求于人人之情也。二則悔亡于己。恒之驗也。三不恒。四不得其恒。五恒也。而有剛柔之辨。六振也。而無襲取之功。雖各爻取象。未盡其辭。而恒不恒之得失。亦略可觀矣。乃吾于是而又感于浚恒之說也。浚恒者。以常理求人也。求之刻固也。亦不盡然也。蓋有以真情相與。深信其必恒。而不忍以不恒之心意之。

一切以恒心處之望之是亦浚恒之類也豈知小人反覆變幻不可方物卒為其所罔也哉卒之自投于陷穽之中凶也宜也自取之也又誰咎焉



乾上  
坤下

### 遯亨小利貞

遯六月卦也陰進陽退故謂之遯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累于世身名俱泰故亨小者陰也朱子以比小人是也利貞者戒小人以正為利也凡人誰肯自謂之小人則此語似無着落然有說焉君子志于道德未嘗不為

功名小人志于功名。其實專為富貴。舉心動念之間。可自審也。何以利貞也。聖人之意。若曰。陰陽乘除。天地自然之氣運。人莫能違也。小人志于富貴。雖與君子不同。但以安靜行之。富貴自在。不必摧殘君子。則世道亦享寧謐之福。已亦無噬臍之悔。何所不利。無如小人好與君子為仇。力之所至。殘害無餘。使世道大亂。未幾而天道反正。前日之所極力加于君子者。無不反受之。而或有甚焉。亦何利而為之。試觀自古及今。天道未有十年不變者。但肯不害君子。不害百姓。乘其氣運。以享自然。

之富貴是真能為小人。若害君子，剥百姓，自以為得意，乃小人之至愚至拙者。而無如錮疾入於其心，千萬人一律是可歎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而亨，謂遯去乃得亨。亨不必專在得時行道也。剛當位，五當君位也。應下，應二陰也。凡小人之進，皆人君容之。君若不容，何緣得進。剛方當位而陰乃漸進，是君應之也。此有責備于五之意。君既意向小人而沒用之，是小人得時之日。故遯而去者，乃與時行也。試觀寒暑之

序。時至則行。陽豈為與陰爭。不勝而後退者哉。陽遜而不與陰爭。陰遜而不與陽爭。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陰陽互為消息而成歲功。陰何嘗干陽。聖人所以戒人。小利貞。正欲其法天之運也。

###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而長。謂陰日浸而長。小人日浸而進矣。蓋剛既應之。則小人日浸而長矣。不可不以貞持之也。所以然者。小人之初。皆才臣也。九五當陽。能驅而使之。皆可為我用。小人安其自然。以漸而進。不亦美乎。



遯之時義大矣哉

盈虛消息天地之數而利貞之事不可幾于小人惟有先幾而遯非徒以免身也使小人得以安意于進而大肆攻克之毒天下之元氣亦不至過傷所全實大蓋以退伏寓斡旋君子之出處無不與時相關故遯之時義甚大而不知者則以為一人之進退已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天下有山遯非以天為君子山為小人仍取陰進之象耳不然天下之物莫大于山天雖不可及山將安所遯

之以山為遯世間無人物矣。若以天為遯亦無此理。天浮而有常。何得言遯程傳以山高起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為遠遯為遯之義。若然則天初尚低見山日長遂又上進而去之以避山乎。君子觀于陰進之象。息為遠小人之術。既不可犯其峰。又不可與之比。則惟不惡而嚴。最為妙法。凡矜意氣者。率以動聲色為能。遠小人非也。無益于惡。惡適足以厚小人之毒。不惡而嚴。既不染于小人。又不露惡。小人之跡。小人不能覺。亦終無以加于君子。夫是之謂真。

能遠小人如夫子之于陽貨王孫賈是也。盡禮盡敬而無所屈撓小人無敢不服。若孟子之待王驩未免露圭角。嚴則嚴矣未能為不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尾末也。細也。在小人初起陰初進之時形迹未大彰著視之小人橫行天地反覆之時不俾矣。故為遯尾。蓋初覺之始也。初六非初六乃乾之初九也。六初進而九初遯也。當此遯之日必有事與小人相構者。故厲。惟有遯而去之以避陰長不可有所往也。蓋當陽明之世忽中

小人之害則意有未平思欲別圖亦人情也故戒之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凡與小人構而不可解者皆競心未消也但不為已私  
不矜意氣不勉答興望權時審宜可止則止不往與競  
不但心和氣平小人之安心自息且處置得宜小人帖  
服亦可弭激成之患何災之有以此知天下事未嘗無  
處法非厚養者不能也

###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此六二即乾之九二也陰日長遯宜決須有堅固之心

乃可不搖故執之用黃牛之革。牛順也。黃中也。革固也。中順自守。雖有善為辭而欲留行者。莫之能說。則遯決矣。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當事者每借重君子。以為制服小人之計。而不知時不可也。故戒之以堅決。如此如程傳。則上下方相與交固。何遯之有。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何公往而復返志不固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則乾之三陽矣。初與二。二陰已進而二陽已遯時事

漸不佳。三非有所係戀而不去。但處二陰之上。是為有職守。羈係迫于二陰。欲去而未能。故曰係遯。當此之時。憂小人而力不能去之。身又為事所羈而不能退。其疾可知。其危可知。于斯之時。惟有以遯為志。與時消息。以漸圓之耳。畜臣妾。又是一象。畜臣妾吉。以二陰言之也。臣妾陰也。當陰長之日。而畜之。可以得善。臣妾。此又就象中之所有而推言之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者。形神俱瘁。君子處小人之際。惟身當者。始知其苦。

也。畜臣妾吉。言此時惟有此事為吉。不可大有所圖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君子見幾以遯為好也。四當無事之日。未有陰侵而能審時察變。以遯為志。故曰好遯。但同立于朝。而為大臣。原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所處之時。明有可遯之象。其在君子。意在實去。實得所願。道高而節榮。安享山林之樂。故吉。其在小人。雖未有決去之意。而與君子處口中。亦未嘗不言高尚。或迫于名義。或巧欲取名。亦有勉強遯去者。其實以退為進。終南捷徑。無日忘之。寧知樂

道為何物。避賢為何事。不知遊之味。亦不享遊之吉否。如管寧華歆。何嘗不同飲同耕。然其志趣可知也。為吉為否。居然可知。

象曰君子好遊小人否也

君子實好遊。小人則否。雖聖人不能贊一詞也。

九五嘉遊貞吉

五正得位得時。陰未能干而已。決去志不但君子嘆其勇決。即小人亦藉其光榮。故云嘉遊遊之最嘉美者。其去以正無所為而為之。真天下之吉人也。如兩疏殆近。



之。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其志則功名富貴俱不能染之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者超然于雲霞之表無迹可尋鴻冥世外不染于世而莫能害之與我為徒而知我者其天无利可言亦無不利可言蓋樂道無悶遯世不悔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邪世不能亂功名富貴真于我如浮雲矣之人也使人可仰而不

可及可思而不可見求之古人其朱張之儔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天運之理聖賢之道洞徹于心當羣陽方盛泰運方亨之日早已見微知著超然物表所謂知幾其神乎未易言也其心无疑故長往而不返也。

遯之一卦無爻不佳觀于遯而可以知所自處矣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人人皆見幾君誰與處此又不然君子度其身有濟則以其身為王家之幹可也如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不遯無妨也苟無匡時之

才則亦為天下愛其身豈肯處羣小之叢而以其身為射的哉如以人人見幾為憂則吾未見無道之世君子皆連翩而去者也或有譽望素隆以去就不決喪其末路者有之故聖人不憂人之去而憂人之不能去憐憐接引于是為深矣



乾下  
震上

# 大壯利貞

陰陽以調適為美故坤上乾下為泰一陽再進則為大壯大者陽也陽過而四為大壯也陽之所勝陰者以其

陽明而正也。故利貞。陽方盛長。君子得意之時。然又利  
貞。是知能任天下之事者。必能成天下之幾。勇于有為  
者。志非不壯。然必多敗。有恃輕銳而失之。韓魏公極愛  
蘓長公。及至授任。則抑而不肯輕予。是亦利貞之說也。  
吾于是而得持盈之道焉。凡處富貴得意之家。則強盛  
之日。皆不可不存戒懼之心。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貴于陽者。貴其能動也。乾陽也。而雷奮之。是以剛動。  
故壯也。蓋天地非以剛動。則無以破積陰。而發陽和之

氣。君子不以剛動。亦無以運乾健。而除陰邪之私。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六大壯利貞大而又正也。非以正解大也。正而大。大者天覆地載而萬物並育。正者陽進陰退而道並行。生生化化。而天地之情見于此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在天上。陽氣之充滿也。故大壯非禮勿履。所以脩身也。聖賢之勇。皆從戰兢惕厲中來。嚴于自脩。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而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間也。苟非集義。不可

取也。此君子所以能用壯也。

又有說焉。凡人得意之時。最易失檢。是以尤加謹焉。慎之又慎。惟恐私欲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語云。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

###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固貴于能進而非其時。非其人。則亦不可以輕動。壯之初九。對剝之初六。陽雖欲長。而陰氣方盛。壯于趾。乃陽之初時。猶未可。機尚有待。若不度而欲進之。以撩小人之鋒。其凶必矣。但其擊邪之志。則信于人。人亦壯之。

是有孚也。然而無益于事。此不善沉機而以躁敗者。鬼怪輩害事近之。

###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擊邪之志。雖為人所信。然窮于不得伸。而不能有濟。故曰其孚窮也。

### 九二貞吉

陽又稍壯矣。而以陽處二。不事暴露。正而以悔用。故吉。世之小人固欲去之。然聖人之意則欲化之而已。苟以小人之才。革心而為國家用。何取于擊搏。九二之貞吉。

蓋以兩相安之道行之不動形迹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中則不亢不隨。君子小人兩俱無猜。兩俱無患。培養元氣。而不至再有元黃之戰。所全實。矣。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以此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則陽與陰半。力相敵矣。陽壯之世。何以云小人用壯。此九三對剝之六三言也。陽勢雖長。而陰氣正盛。陽欲凌陰。而小人亦拚死力爭。故云小人用壯。言不相下也。



君子自恃其正而不知不可以力勝。輕發而無成。莫所謂冥冥決事者。故云用罔。罔。迷罔無知之貌也。雖貞而屬矣。羝羊觸藩。羸其角。燕君子小人而言之。君子固其藩。小人亦固其藩。蓋兩敗俱傷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合羣醜而用其壯。君子則罔然而自隳其成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之貞吉與二同。皆以靜用其陽。故悔亡。藩決不羸。剖其藩籬。以大其虛受。而不至于羸其角也。所以然者。雖

為君子。意見亦有不同者。如宋之洛黨。野黨。朔黨。是也。自相參差。適足為小人開釁隙耳。藩決不羸。所謂合志同方。然後衆正。彙征。而可以有為。此斷斷休休。一個臣之事也。壯于大輿之輓。勝任而能載也。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當合天下之賢。以濟天下之事。蕪容並包。而能承載。此與初二三不同者。彼在下者也。事宜慎而不詳。審則敗。四當軸者也。事宜任而苟。退蕪則亦敗。孟子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可以往矣。與初不同也。

###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六五非大壯也。剝之六五處大壯之時者也。亦以小  
人而竊五位。方羣小之合。呼吸運動。驅使天下。不啻如  
驅羊之易。自以為莫可誰何。不啻泰山磐石之固。及天  
運之轉也。羣陽並進。向之所謂雷動風行。如山之力。不  
覺忽然而失去。是喪羊于易也。羊者。五之羊。喪者。五喪  
之。易言喪去不難。不能以力爭。无悔者。如此得之。亦如  
此失之。得失自我。無可悔者。如新之莽梁之溫。楚之玄。

皆以不可嚮邇之充焰不覺轉眄失之非其力之不足天命所去雖大奸極兇無所用之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云位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上即剥碩果之上變九而為六蓋陰終凌陽小人終去君子而奪其位以其卦言之當為坤之上六是以君子為玄黃之戰者當大壯之時容身無所如羝羊之觸于藩處不可下之勢欲退不能而值既窮之時欲進而

遂其意又不待向之所謂驅合羣醜而快意一時者今則旁皇四顧而救死無術百敗而無復一利然當其陽之未逼禍之尚遠其力猶壯但能深憂慮患艱危其志潛歛其克威默消其陰慄多方補救保全善類則猶可以得吉艱之云者既欲回向于君子必須與其類為忤未受為善之利先恐有召悔之虞亦大費幹旋故云艱則吉蓋取路既錯至此而欲為善亦不易矣嘗見小人橫恣摧殘君子之日內中有一人焉陰為幹旋君子多蒙其福及其敗也得禍視諸奸人亦最輕或猶有因而

不失其故物者。此自是實理實事。但小人迷于宛邪。而不自覺。故聖人特為指出。以開其自新之路。非虛設其辭。誘之以為善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當得意之日。不肯詳審。以至于今日。不能退不能遂。悔之何及。咎不長者。從此艱危。即是悔過之日。咎不復長矣。前以不詳致禍。後以不長召吉。亦理之易見者。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天下之事。莫病于陰長。而陽消。莫快于陽進。而陰退。然

消息盈虛。天行之運。而人事之不齊。則得失霄壤。征凶  
羸角。雖無妨于陽之進。而若人不得乘陽明之日。以顯  
其道。則自作之孽也。故聖人切戒之。非戒之也。理自如  
此。為之指言之耳。從來好事之人。以意氣之驕。自附于  
豪華。而害天下事。大率如斯。是陽壯可貴。而亢龍有悔。  
非以其為君子。遂無尤也。